

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
推荐阅读丛书

围城

钱锺书 / 著

经典名著
口碑版本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丛书

围城

钱锺书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围城/钱锺书著. —2版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(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丛书)

ISBN 978-7-02-013737-4

I. ①围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5613号

责任编辑 王 晓
装帧设计 李思安 马诗音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8千字
开 本 650毫米×920毫米 1/16
印 张 22.75 插页1
印 数 30001—45000
版 次 1980年10月北京第1版
1991年2月北京第2版
印 次 2018年5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737-4
定 价 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从2017年9月开始,在国家统一部署下,全国中小学陆续启用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。统编教材加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内容,更加注重立德树人,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提升语文素养、涵养人文精神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大型文学专业出版机构,长期坚持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,立足经典,注重创新,在中外文学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。为配合国家部署,充分发挥自身优势,为广大学生课外阅读提供服务,我社在总结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出版经验的基础上,邀请专家名师,经过认真讨论、深入调研,推出了这套“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丛书”。丛书收入图书百余种,均为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书目,基本涵盖了古今中外主要的文学经典,完全能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阅读需要,对增强孩子的语文能力,提升写作水平,都有帮助。本丛书依据的都是我社多年积累的优秀版本,品种齐全,编校精良。每书的卷首配导读文字,介绍作者生平、写作背景、作品成就与特点;卷末附知识链接,提示知识要点。

在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,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

儒敏教授,给予了“去课程化”和帮助学生建立“阅读契约”的指导性意见,即尊重孩子的个性化阅读感受,引导他们把阅读变成一种兴趣。所以本丛书严格保证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结构的连续性,既不随意删改作品内容,也不破坏作品结构,随文安插干扰阅读的多余元素。相信这套丛书会成为广大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家庭必备藏书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18年3月

导 读

这是一本有趣的书。郑重点说,是本睿智的书,因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。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,人生处境实质上的尴尬与窘迫,人对此的浑然不知、洋洋自得,或者虽有所知却也无奈,偶尔也被它深深刺痛,作家于此有深刻的洞察,调侃既触到痛处又有某种宽容理解,如果读进去的话——这太容易了,在哈哈大笑或含笑、晒笑之时,你会叹为观止,会惊异于作家何以竟能做到这一步。

小说中三闾大学的学生不好对付,方鸿渐省悟天下古往今来的这个瞧不起那个,“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”,“眼光准确得可怕”,赞美未必尽然,但毁骂“简直至公至确,等于世界末日的‘最后审判’,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”,而作家就正是我们人类,尤其是所谓“智识阶层”的这样一个观察日久、有会于心、于笑谈之中入骨三分的“学生”。不过,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。我们还能深深感受到的,更有钱先生的亲切入世,正像他在《谈艺录》和《管锥编》中每每扎实不客气地揭出中外学者名家的可笑与浅陋,但又往往真心地加上一句“此亦人之常情”,“不必责也”,“无足怪也”一样。

被誉为“文化昆仑”的学者钱锺书,其学术水准与文化价值,

有他的著作在,有学界的研究在;一个生活中的钱锺书,其人格品性,有其诗文通信中的流露,有那么多人在他生前身后写的记述文字;作为一个文学家,尤其是小说家的钱锺书,意义与启示又是什么?我们读过不少小说,凡是好小说都会给我们种种不同的感动,但许多小说的作家都藏在他作品的深处,我们不易看到他的风采;一些挺身而出者,有时我们会觉得道学或矫情,有点受不了,而《围城》则显示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是怎样看人生,又怎样用所有作家都必得使用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“观”和“感”的。小说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写的,小说家的高境界中原也有这样一种。可以说,《围城》的魅力是双重的:一是生活本身被作家展现出来的,一是作家展现出自身的。

《围城》的大框架,平心而论,并不显得格外精心结撰,不能持那种以情节发展来抓人的期待;所谓历史容量、时代风云,在小说中也只是点到为止,但是,一个个结实饱满,因作家自身内涵而生发开来的场景、细节,却构成了最精彩、最吸引人之处,也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。看完之后,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:如果没写这部小说的话,钱先生的这种智慧才情我们上哪儿去领略呀!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既睿智超拔又亲切入世的人性洞察,在于对此富有个性化的智慧传达。小说中的嘲弄与幽默,写人的心态与外貌,语言简洁明快,绝不滥情,但在调侃的自然延伸上,那种智慧与学识却一任展开,要说过瘾为止。书读完后,你会留下一个印象,作家的许多见解,亦谐亦庄,或侧或正或反,嬉笑调弄,有不少是借人物之口、之感、之思出之的。与鲍小姐谈医生,与唐小姐谈政治,小说中方鸿渐的口才你不能不服,而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作家本人——有那么多的人都谈到听钱先生聊天时的莫大乐趣!一方面是作家化入到了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之中,但另一方面,这位写《围城》的钱锺书,其本人又是居高临下,远远高于所有这些人物的。

围在城中的人想突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，人生大抵如此。借褚慎明和苏小姐在饭桌上的小小炫耀，杨绛先生为电视剧《围城》阐释的这个主旨，已经成为每个稍有点人生酸甜苦辣体验者的“深获我心”。不过，小说的魅力倒并不仅仅在于揭示了某种哲理，更在于对它的具体展现。回国船上，湘西道上，三闾大学，入而出、出而入的两番上海，名义岳家，父母家，自己小家……种种“是非窝”，“围城”中人在各种背景、纠葛、情势之下的可怜、痛苦、感伤、窘迫、可笑、自私、怯懦、卑劣、狂妄、尴尬，当然也还有快乐——尴尬余缝中的快乐，快乐时的尴尬，都成为作家观赏、讽刺、调侃的对象。还有小说中的作诗论学、政治外交、教育治校等等，钱先生本人的学问不必说了，所以，一切皮毛学问，伪装、浅薄、卖弄之学问，也都成为洞见人心的幽默对象。

说到幽默，自然是这部小说的显著特色和最迷人之处。它来自洞见、智慧、学识、才华，以及一种观赏的情趣，处处禁不住拿自己洞若观火的人性中的确存在的可笑之处开开玩笑：

赵辛楣说一些办报与教育的大帽子话，真诚地认为是发自内心；方翁记日记写自传，煞费苦心、煞有介事，自己做得津津有味；高松年随口胡扯大学没有名教授的好处，朋友一夸，他也就对自己倾倒不已，“说大话哄人惯了，连自己也哄相信——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”；

只有作旧诗的敢说从不看新诗，新诗人从不敢说不看旧诗；董斜川写完诗后，大家讨来看，他知道会恭维，但觉得这些人都不懂诗，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，于是，傲然而又漠然地等待着大家的称赞；

方与孙结婚后在香港遇见了苏文纨，苏用来遮阳的是一顶阔边大草帽，“衬得柔嘉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”。临走时，苏小姐站起来，“提了大草帽的缨，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提了

盾牌”；

……

大学者的小说读起来除了那种意料中的智慧外，同样也有着一切好小说所具有的传神生动、活灵活现。方鸿渐到张买办家吃饭，意外地赢了想赢的钱，而那位张小姐，“咱们没有‘举碗齐眉’的缘分，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。想到这里，鸿渐顿足大笑，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，向她挥手作别。洋车夫疑心他醉了，回头叫他别动，车不好拉”。这是不是如在目前？

在船上，苏小姐一定要让方鸿渐用自己的手帕，“方鸿渐涨红脸，接苏小姐的手帕，在嘴上浮着抹了抹”，一个“浮”字，何等讲究；“赵辛楣看苏小姐留住方鸿渐，奋然而出”，这个“奋然”（孙小姐被学生作弄，“全班笑得前仰后合，孙小姐奋然出课堂”），传不传神？

小说的结尾，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五个钟头之前的六点钟，然而对于我们的主人公方鸿渐来说，已经过去的一切都无法挽回了（但同时也是新的开始？而新的开始又会不可避免地重归老套？），“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，深于一切语言、一切啼笑”。这可能导出一个问题：整部小说，除了嘲讽调侃的基调外，我们的作家是不是也有着某种感伤？

小说前半部分的那些吃饭斗嘴、争风吃醋，调侃意味是最浓了；而当我们看到三闾大学，辛辣的讽刺味则突出些；小说后半，方鸿渐回到上海，往日的朋友或冤家都已星散，他的才气也就减了，更多的是谋生艰难。小说是否可以看成这么三段？基调不变的前提下侧重略有不同？许多读者注意到，唐小姐是小说中唯一未染上被嘲讽调侃意味的人物，但如果因此导出作家的“梦中情人”之说，那无疑是把作家看得庸常浅薄了，生活中总得有新鲜一些、纯真一些的东西。方、唐爱情从产生到因误会而破裂的这部分内容，

闪现着真挚,但这也没有变成一种滥情,仍然保持着“人生边上”般的超越、机智,以及调侃。

凡是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,都具有一种抗理论分析力,任何自认为深透、精彩的理论都会在它们面前显得干瘪而又捉襟见肘。文学说到底,不是让人“知道”是什么,而是让人“感觉”是什么,有时甚至这个“是”字都很难说。尽管《围城》本身并不朦胧,但我们读后的感觉仍是感觉大于思想,大于语言。

读了钱著,包括那些学术著作,尤其是读了这本《围城》,你会觉得自己周围的一切,包括自身,包括自己原来颇为热衷的一些东西,都增加了不小的喜剧色彩。

需要补充一点,本书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,当时一些字词用法与今天略有不同,比如“的”“地”的用法。为了保持版本的统一,我们沿用了作者写时的用法,希望年轻的读者注意,自己行文,一定要依照今天的要求。学习前人的文字,要注重精髓,具体运用时,要谨防生搬硬套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重印前记

《围城》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，一九四八年再版，一九四九年三版，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。偶然碰见它的新版，那都是香港的“盗印”本。没有看到台湾的“盗印”本，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，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。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，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。现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，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，我感到意外和忻幸。

我写完《围城》，就对它不很满意。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，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，命名《百合心》，也脱胎于法文成语(Le coeur d'artichaut)，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。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。一九四九年夏天，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，手忙脚乱中，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。兴致大扫，一直没有再鼓起来，倒也从此省心省事。年复一年，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，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——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，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，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。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，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；不用说有些例外，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，我慢慢地

从省心进而收心,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。事隔三十余年,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。就是追忆清楚了,也还算不得数,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,要不然,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,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“后四十回”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抵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。剩下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:假如《百合心》写得成,它会比《围城》好一点。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;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,不但想象它酸,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。

这部书初版时的校读很草率,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,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。我乘重印的机会,校看一遍,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。《序》里删去一节,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。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·凯利(Jeanne Kelly)女士和茅国权(Nathan K. Mao)先生的英译本里,那一节已省去了。

一九八〇年二月

这本书第二次印刷,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。两次印刷中,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,特此志谢。

一九八一年二月

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,修订了一些文字。有两处多年蒙混过去的讹误,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(Monika Motsch)博士发觉的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为了塞尔望—许来伯(Sylvie Servan-Schreiber)女士的法语译

本,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处错漏,也修改了几处词句。恰好这本书又要第四次印刷,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。苏联索洛金(V. Sorokin)先生去年提醒我,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,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。

一九八五年六月

序

在这本书里,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、某一类人物。写这类人,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,只是人类,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。角色当然是虚构的,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、放弃附会的权利的。

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。两年里忧世伤生,屡想中止。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,替我挡了许多事,省出时间来,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。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。不过,近来觉得献书也像“致身于国”、“还政于民”等等佳话,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,名说交付出去,其实只仿佛魔术师玩的飞刀,放手而并没有脱手。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,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。大不了一本书,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,因此罢了。

三十五年〔一九四六年〕十二月十五日

目 次

导读 1

重印前记 1

序 1

围城 1

附录

记钱锺书与《围城》 杨 绛 318

知识链接 341

红海早过了，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，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，侵占去大部分的夜。夜仿佛纸浸了油，变成半透明体；它给太阳拥抱住了，分不出身来，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，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。到红消醉醒，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，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，又是一天开始。这是七月下旬，合中国旧历的三伏，一年最热的时候。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，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，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〔一九三七年〕。

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 (Vicomte de Bragelonne) 正向中国开来。早晨八点多钟，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，但已坐立满了人，法国人、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、印度人、安南人，不用说还有中国人。海风里早含着燥热，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，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，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。毕竟是清晨，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，烘懒，说话做事都很起劲。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，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。俾斯麦曾说过，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，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；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，居然传情达意，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，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。这女人的漂亮丈夫，在旁

顾而乐之，因为他几天来，香烟、啤酒、柠檬水沾光了不少。红海已过，不怕热极引火，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、纸片、瓶塞之外，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。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，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，但是他们的做事，无不混乱、肮脏、喧哗，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。这船，倚仗人的机巧，载满人的扰攘，寄满人的希望，热闹地行着，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，还给那无情、无尽、无际的大海。

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。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。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，赶在暑假初回中国，可以从容找事。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，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。船上这几位，有在法国留学的，有在英国、德国、比国等读书，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。他们天涯相遇，一见如故，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，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。船走得这样慢，大家一片乡心，正愁无处寄托，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。麻将当然是国技，又听说在美国风行；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，并且适合世界潮流。妙得很，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，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，他们成天赌钱消遣。早餐刚过，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，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——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，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。那个戴太阳眼镜、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，衣服极斯文讲究。皮肤在东方人里，要算得白，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，带些干滞。她去掉了黑眼镜，眉清目秀，只是嘴唇嫌薄，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。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，会见得身段瘦削，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，像方头钢笔划成的。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，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，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实性，本身是看不出的。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，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，满面劳碌困倦，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，愈觉愁苦可怜。